

文／王慶復 圖片提供／蔡其南

我老婆才華洋溢



與同好揮毫切磋



蔡其南寫生

我的老婆，也就是蔡老師，不是學校的老師。她那一幫跟她學國畫的學生，其實都是我們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只因為她人緣好，教畫也有一套，所以都堅持改叫她老師，害我也聯帶受累，無端變成了「師丈」，因此我一直對她的事業小有不滿。

當然，就像天下絕大多數的老公一樣，我對老婆的不滿也不會只有這一項。

老婆大人開畫展

先舉一項來說。蔡老師國畫畫得好，畫山是山，畫水是水，有力而流暢的筆觸更是躍然紙上，因此，抱著鈔票來求畫的朋友們絡繹不絕，但是她心情不好的時候不畫，筆氣不順的時候不畫，靈感不夠也不畫，產量一直難以應付市場需求，朋友們求畫不得，就一直慫恿她開畫展，終於在她書法家的父親大力催促之下，同意籌畫開父女聯展。

經過一整年的培養靈感、走順畫筆，總算是推出了她一生唯一的一次半個個展。展出當天果然是人氣鼎盛，冠蓋雲集，展出35張佳作，卻一共賣出了50張，因為沒有搶到滿意作品的只好用訂貨的方式！展出可以算是大大的成功，不幸的是，畫展結束以



蔡其南唱戲

後又回到原來的情况，訂了畫的朋友們多半沒有收到交貨，其中還有一些是我的老同學，見了面就催我，害我臉上無光，更嚴重的是，我一直期望的家庭經濟改善又落空了。

話說回來，經濟難以改善，把過錯推到老婆的頭上也非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，我比較大的不滿其實是在許多其他的方面。

游泳的業餘高手

譬如說，年輕的時候，我一直自認為游泳的業餘高手，面對老婆的狗扒式，雖然是不吝於給以指正，但總會流露出掩不住的優越感，經常引得她怒目相向。最近幾年，她為了保持健康，把游泳當成了固定的活動，我有時也陪她去玩玩，發現她已經大有進步。過了一陣子，她回來說，在泳池經常出現的泳客之中，她的泳技排名第二，我口頭上給以捧場，心想「小池出不了大龍」，也沒有引以為意。不料，在最近一次的一起較勁之中，我發現自己盡了全力也趕不上她，等我氣喘如牛的爬上了池邊，卻發現她仍在優雅的游著，一趟又一趟…，男性自尊的挫傷，莫此為甚了吧。

陪公婆唱京戲

她的嗓子比較細，很適合唱戲，我父母在世的時候，她為了陪他們唱戲，也確實學了一些京劇，在適當的時候露一兩手，藝驚四座，不在話下；相對來講，我則是對自己的大聲公頗為自得，洗澡的時候扯開喉嚨唱個國際歌，想像著群眾隨著我的雄壯歌聲走

向社會主義的新世界，就一直心嚮往之。由於這樣的對比，每當朋友們對她的京劇表演大加喝采的時候，我總不忘了取笑「她唱歌也像唱戲一樣的細」，免得朋友們給她過多不當的讚賞。

成為合唱團台柱

後來，她熱衷於合唱團的活動，而且日漸投入，開始跟著合唱團的朋友們花錢去練習唱歌的技巧，還不時拿些不完全成熟的心得要我跟著學習，變成了一次又一次爭吵的來源。漸漸的，我發現她的歌聲大有進步，在合唱團中也開始有了台柱的態勢，每一次的合唱表演，去捧場的朋友們總是對她大為傾倒，直說：「蔡老師表現得最好。」我開始了解到，如果再想要取笑她的歌唱技巧，我自己會變成被取笑的對象，雖然仍是心中不服，卻也不敢冒著犯眾怒的危險來亂開玩笑。這樣的壓抑心情，想來天下的丈夫們都能理解吧。

剪報，分門別類

她每天要花很多時間來蒐尋報紙的各個版面，從中找出各種她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來作分門別類的剪報，並且要求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來研讀。女兒一看到她拿剪報過來，馬上推說功課忙而逃之夭夭，我這個逃不掉的人只好本著恭敬的心情來一一詳讀，她還會用抽查的方式來確定我沒有在敷衍過關。問題是，報紙本來就不能當作真正的資訊來源，牛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在所難免，只用報紙的各種說法來解釋事情，自然難免有偏差。

譬如說，我的消化系統只能接受比較溫性的水果（像柳橙），若是吃了比較寒性的水果就容易拉肚子（像橘子），但是這跟她從報紙上得來的結論不符合，所以她很難對我的說法給以適當的重視，也因此，相處了幾十年，總是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不能吃柳橙還是不能吃橘子。由於她動不動就買一堆橘子回來要我吃，當然會被我抱怨，她火大了，免不了又在她的學生中散佈「王慶復都是在亂說，一天一個說法」的論調，害我在朋友們心中的地位大受影響。

她是沒話說的

當然，她的活動多，又要花功夫來學那麼些東西，並且對所有從事的事項都是全力以赴，分給家事的時間就會有所欠缺，而由於她堅持窗明几淨，



丹頂鶴

所以，再要照顧到老公的肚皮就顯得力有未逮了。最近開始勤練古琴，雖然是給家中又增多了些藝術氣氛，但是我這個缺乏能力自理三餐的動腦專家，有時總會不小心的發出些不平之鳴。



野薑花

問題是，這樣的小小埋怨，必然引起她的重大反擊：「您這樣說有良心嗎？我過去爲了服侍你的爸媽，有那一餐不是色香味都要照顧週到的？你以爲那是容易的事情嗎？你又曾經說過一句感謝的話嗎？」

面對這樣嚴厲的反指控，我趕快仔細的回想往事，嗯…，不對，這樣的說法不能成立，每一個朋友和親戚談起她的照顧公婆，都是異口同聲的稱讚，這難道不是我大力吹噓，全心感謝的結果嗎？

「好吧，就算你有感謝，那麼，你的家人的事情，只要是交待給我了，我那次不是全力以赴？你什麼時候又對我說過感謝了？」

這個說法也不對，每個家人一提起她莫不豎起大拇指說：「其南是沒有話說的。」這不也是清楚的証明了我的宣揚之功嗎？

「好吧，我們再來說，你一向是隨便帶朋友來，來了就要吃飯，我就一直配合你來張羅，你又對我說過感謝嗎？」

唔…這…確實好像不曾正式的說過，然而，仔細想一想，這也是冤枉的事，每一次我的朋友來了，不管她認不認識，都是以十分的熱情來招待，也一直帶給我們的家庭生活許多額外的歡樂，我怎麼會想得到還要特別來說謝謝呢？

走筆（電腦）至此，好像已經聽見她那一幫學生在對我嗤之以鼻的說：「王慶復又在亂說一氣了。」無奈，只好再加上一句：「蔡老師，情人節快樂。」